

NI
DE
MINGZI

WO
DE
HUANXI

落清
一著



你的名字，
我的喜
欢

穿越时空的爱恋

2018 阮小姐
遇见 1935 祝先生



睿智帅气民国画家
瞬移现代遇见真爱粉
时空谜团中暧昧渐生

女粉丝：爱上一个属于过去的偶像
原来这么刺激又温暖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落清一著

你的名字， 我的喜 欢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名字, 我的欢喜 / 落清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5500-2532-5

I. ①你… II. ①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1343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你的名字, 我的欢喜

作 者 落 清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 瑶

特约编辑 伍 利

封面设计 刘 艳

内页设计 米 籽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04千字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532-5

定 价 32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48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

Chapter1

好似故人来

/001/

Chapter3

旧时回忆深

/040/

Chapter5

探得虚与实

/074/

Chapter7

暗潮汹涌中

/113/

Chapter2

灯火阑珊处

/017/

Chapter4

重重迷雾里

/056/

Chapter6

情窦初开时

/094/

Chapter8

蓦然回首间

/130/

目录



Chapter9

风起现云涌 /156/

Chapter11

两厢自摊牌 /196/

Chapter13

入骨心尖宠 /228/

番外

后来的他们 /277/

Chapter10

小荷露尖角 /174/

Chapter12

情归向何处 /211/

Chapter14

往事旧曾谳 /245/

Chapter1

好似故人来



夜晚将近十一点的工夫，窗外的雨渐渐停了，连日来阴雨绵绵的凉城总算正式入了秋，老旧的工业式装修将二楼的办公室呈现得别有一番复古风味。从窗口缝隙穿堂而过的冷风将顶上的灯泡晃得灯光摇曳，雨停了后的夜里，静得仿佛只剩下墙壁上大钟的奔走声。

办公桌前的女人对着手里的照片久久失神，突然，像是终于不耐烦了，啪地将一沓照片重新扔回桌上，紧接着抱紧双臂，满足地把自己蜷缩进宽大的皮质软椅内。

远处的男人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，思忖片刻，也不担心是否会惊动到她，懒懒地放下手里的工作第一百零一次地揶揄她：“你说你一个艺术史毕业的高才生做什么不好，非跑来当什么私家侦探，你怎么想的？”

阮愉闭着眼睛含混不清地说：“你每天都问这些千篇一律的问题，你问得不累我听着都累。”



“阮愉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每天尽做这些昧着良心的事儿早晚会出事。”顾南皱着眉头，这架势，颇有几分说教之道。

阮愉听了却有些嗤之以鼻。她和顾南是通过某次相亲认识的，当时顾南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，一眼就看上了阮愉，阮愉对他倒也算不上排斥，两人一来二往也就熟稔了起来，但跟所谓的爱情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。

她从软椅里坐起来，顺手抄起外套往自己肩上一搭，对他下了逐客令：“下班时间到了，工作室要关门了。”

“我说的话你究竟听进去没有？”

“顾南，你明明这么看不惯我的职业，干吗还对我死缠烂打不放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咱俩不是同道中人，走不到一块儿，做朋友可以，爱情免谈。”

顾南有片刻愣怔，这话怎么听怎么熟悉，阮愉对他一贯都是铁石心肠不留情面的，认识将近一年时间，他依旧走不进她心里去。都说水能穿石，但他忽然开始怀疑自己了。

在他出神的空当，阮愉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啪嗒一下关了电源，房间内忽然一片漆黑，她就站在门口等着他离开。

“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回家不安全，我送你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家离得近，走走就到了。”

阮愉几乎不留任何余地，或者说想尽办法不让顾南对她产生一丝丝希望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勉强，但唯有爱情是强扭不来的。

晚风吹过二楼挂着的那块写有“阮氏私家侦探”六个字的招牌，顾南望着她渐渐走远的身影，一股巨大又熟悉的沮丧感随之而来。

腕间手表的指针指向十二点，阮愉走到家门口，忽然有些不想上

楼，于是找了个可以靠的地方，从包里摸出烟来，可翻遍了整个包包和大衣口袋都没能翻到打火机，她顿时有些心烦意乱，扭头四下张望。她所在的这栋住宅只有独栋高层，这个点，周围寂静无声，偶尔有猫叫声响起，三三两两地穿过马路便不见了踪影。她细细一看，只有不远处的台阶上似乎坐着一个人。

阮愉二话不说便朝那人走去，高跟鞋的脚步声顿时打破夜的宁静。

她走到那人面前，路灯隔得有些远，凭借夜色才能看到他，可依旧看不清那人的面容。

“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否借个火？”她声音清脆，礼貌地询问对方。

对方抬头看了她一眼，也让阮愉堪堪看清了他的面容。

这人，发型梳得一丝不苟，穿一件黑缎长衫，手边放着一个老式的浅棕色公文包，看上去还是崭新的。他长相清俊，眉宇间却尽是疲态，面对她突如其来的打扰并未显出一丝不耐。

阮愉见他在公文包里捣鼓了半晌，最终掏出一盒被压得有些干瘪的火柴，火柴划下燃起的火花瞬间照亮两个人的脸，阮愉怔了怔，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用火柴这种东西？而眼前这个男人的五官比她以为的要更加好看。

“小姐，火要灭了。”男人不禁出声提醒。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透着一种温文，像海水的波纹一般连绵不断。阮愉猛地回过神来，甩开心里的某种异样，叼着烟凑近他掌间的火光。

烟圈吐出的刹那间，她瞧见这个男人几不可见地微微蹙眉，便一屁股坐到了他身边，边抽烟边和他聊天：“这么晚了，等女朋友？”

他侧头看着眼前的女子，长发及肩，夜色下的侧脸弧度有些坚硬，烟雾缭绕之间，女孩唇边的笑意显得越发深刻。



“很少见到有好人家的姑娘抽烟。”半晌，他的声音仿佛带着露水，清冷地响起。

阮愉扑哧一笑：“你从哪里看出我是好人家的姑娘？”

他面色如常，只微微蹙了蹙眉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见阮愉吐出最后一口烟圈，起身拍了拍大衣，约莫是要走了的意思，便也没再开口。

“谢谢你的火。”阮愉冲他眨了眨眼睛，将包包甩到肩上，渐渐地走远了。

刷卡开了门禁，不知为什么，阮愉又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男人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像是没借火前的那个样子。

阮愉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，确切地说，往常虽然睡眠也浅，可昨晚却意外地做了一整夜的乱梦，起来的时候头疼得天旋地转。她拍拍自己的脑袋，走到窗边往下看，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昨夜那个男人所在的位置，只不过此刻那个位置空空如也。

依旧是阴天，乌云黑压压的一层悬在空中，好像随时都能撕破。

阮愉戴上墨镜，刚要伸手拦车，一辆眼熟的车便停在了自己面前，从车窗里露出顾南的脸，他打开副驾驶的位置示意她上车。

待她落座，顾南才忧心忡忡地说：“阮愉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我觉得这个丧礼你还是不要出席为好。”

“我妹妹的丧礼我怎么能不出席？”阮愉瞥了他一眼，一副你在讲笑话吗的表情。

“我知道你恨你妈妈，你这个妹妹即使是同母异父的，可你们好歹也有血缘关系，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去给你妈妈的伤口上撒盐了。”

阮愉懒得再听顾南说教，解开身上的安全带作势就要下车。顾南

知道她听不进去，叹了口气，发动车子。

等他们赶到墓地的时候丧礼已经结束了，墓碑前只余两人，阮愉远远看着，那两个相互扶持的背影越发刺眼。

阮愉还记得，那时她同母异父的妹妹陆苑躺在病床上岌岌可危，母亲下跪央求她捐献骨髓的表情，那种绝望和痛苦的情绪真真切切地传达到了阮愉身体里，然而那个“不”字还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骨髓配对成功的概率未曾发生在身为亲生父母的他们身上，反而降临到了阮愉。阮愉永远无法释怀，当自己得知母亲对父亲背叛时的那种深恶痛绝，在她十岁那年，母亲抛家弃子离开她和父亲的时候，她的恨就已经根深蒂固。

她的母亲林巧萍显然伤心过度，双眼哭得红肿，在丈夫陆权的搀扶下才能堪堪站稳，可一转身，三个人对峙而立，阮愉清清楚楚地从林巧萍的脸上看到了埋怨。

她假装没注意，走上前弯腰将手里的花放到墓碑前，然而花还没落地，就被林巧萍一把拦下：“你没有资格来看望她。”

林巧萍平时是个十分温婉的女人，可此时此刻却异常强势。阮愉想，林巧萍的强势大概只会用在她和父亲身上，毕竟对外，林巧萍一直都是温柔贤淑的陆太太。

阮愉弯着腰，手僵硬在空中，听到林巧萍这么说，也没太大的情绪波动，继而把花随手摆放在了旁边的墓碑前，洒脱地耸了耸肩，墨镜遮住了她大半张脸，使人看不真切。

远处的乌云黑压压一片压过来，山峦间尽是看不透彻的雾气，起风了，阮愉抬了抬鼻梁上的墨镜，转身欲走。

“阮愉，你这样跟杀人凶手有什么分别？”



阮愉的步子突兀地顿住，扭头看向林巧萍，这个世界的颜色就像阮愉透过墨镜所看到的颜色，灰暗一片，没有彩虹。她嘴角溢出一抹凉薄的笑，轻悠悠地反问：“你当初亲手把我爸爸送进监狱，害他莫名其妙死在里面，那你和杀人凶手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林巧萍气得浑身发抖，肩膀一上一下地颤着：“他是咎由自取。”

“陆太太。”阮愉淡漠的声音冷得没有丝毫温度，“总有一天我会还我爸爸的清白。在此之前，你和陆先生可要好好地过日子，这样摔下来才会痛。”

这下连一旁沉默着的陆权都变了脸，阮愉觉得自己仿佛出了一口恶气，从未有过的舒爽。为了不让这种舒爽消失得太快，下山的时候她刻意避开了顾南等着的正门，转而从边上的小道穿了出去。

回到市区时，阴沉沉的天空像是终于憋不住了，淅淅沥沥地又开始下起雨，阮愉穿过人行横道路过某条巷子，手腕蓦地被人一拽，紧接着一股力量将她往巷子里一拉。她一头撞到那个人身上，紧张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，她反手就想挣脱，谁知那人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，反应迅速地在她的耳边轻声呢喃：“别动，有人跟踪你。”

这声音……她手上的动作狠狠一收，视线所及之处，果然是昨晚那个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十分复古的男人。

阮愉错愕之余迅速理清思路，手腕上传来他掌心的热度，他的长袍上尽是雨水留下的痕迹，眉眼间有一股阮愉从未见过的内敛和桀骜。

她轻声笑笑，仰头望进他的眼里：“这位先生，跟踪我的人是你吧？”

他静默不语，视线从她身上移至巷口。阮愉也跟着看过去，等看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时，身体猛然间僵住。兴许是注意到了她的表情变化，他终于放开她退了一步，与她保持了些许距离：“从你的反

应来看，你应当认识那两个人？”

阮愉迅速恢复如常，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：“只是同行而已。”

阮愉整理好身上的套装，双手抱胸像审视犯人一般打量他。

白天看得更清楚些，所以阮愉的目光在触及他的脸后便有些移不开了。她得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标准的颜控，更可耻的是，眼前人的这张颜，正是她喜欢的类型。

“实不相瞒，从小姐出门以后我就紧随其后，还请小姐见谅。我其实……想去一趟小姐家里，看一幅画。”

阮愉眉心一蹙，那种本能的防备突然间筑起，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她家里有一幅画的？

他戒备地盯着他，街上的车水马龙仿佛成了背景，雨渐渐大了，从一旁经过的摩托车碾过路上的水花，溅了阮愉一脚。这人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小偷？还是别有居心？

他在雨里耐着性子同阮愉解释：“小姐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并非别有企图，小姐家里那幅画可是旧时北平胡同里的四合庭院？画于民国十六年，落款人可是祝伊城？”

阮愉闻言，瞳孔慢慢放大，若不是对画极有兴趣之人，很少会对一幅画记得这么仔细。她家中那幅油画的确如他所说，一字不差，那年她在巴黎花重金买下这幅画，后来想再珍藏这位画家的其他作品，却被告知这位画家产量极少，得亏他并非名家，所以画作的价钱也没高到阮愉无法接受的地步。

可祝伊城既非名家，而且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，知道他的人恐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，这个人又怎么知道？

“你是谁？”阮愉问道，却看见他的脸色越凝越深，满是倦意的



脸上又格外认真。

他似乎在思忖什么，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看向阮愉，温文的声音透着儒雅，沙沙地传进阮愉耳里：“也许说出来小姐会觉得十分荒唐，就连我自己都甚觉荒唐，可我的确就是祝伊城，小姐家中那幅画，是在我的那个时代，我在巴黎求学时因思家深切所作。”

阮愉脑袋里轰的一下，她听到了什么？他说他是祝伊城？以祝伊城的年龄推断，即使他如今尚且还在世，也已经是个一百多岁的老头子了，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？

“我知道这让小姐觉得匪夷所思，可现如今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能否请小姐带路？”

阮愉看到他紧蹙的眉心，那双透亮的眼睛隐隐显现出焦急，雨水打湿他的发，他原本被梳得一丝不苟的发丝此刻也垂了下来挂在额前，很奇怪，明明该是狼狈的样子，可他看上去却仍旧气宇轩昂、玉树临风。

这是一个听上去太过荒唐的故事，阮愉一点都不想相信他，可当视线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正挡在她头上，虽然这样的行为对于越来越大的雨来说遮挡能力微乎其微，但他还是绅士地为她挡着雨。

蓦地，她深吸一口气，闭眼思索了片刻，再睁眼，换成她抓住他的手腕，跑到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朝家的方向驶去。

没有人会用这样荒唐的事情去欺骗人，即使他是一个再高明的骗子。

他在阮愉家门口的地毯下取出自己的公文包。阮愉记得这个公文包，当时因为他在包里掏了好一会儿的火柴，所以她也多看了几眼。

“你知道我住在哪里？”

祝伊城侧目望着她，眼里有海水一般的清冷，光辉在刹那间隐去，他拍了拍公文包，侧过身请她开门。

门开了，他径自走到卧室里的那幅画前，阮愉跟在他后头，从进门时开始心头的那股怪异更加浓重，他好像对她家里的格局非常熟悉，难道在她不在家的时候他曾悄悄潜入过她家？

“上个月的十八号，千钧一发之际我出现在小姐的房间里，当时小姐家中无人，为避免冒昧打扰到小姐，故我先行离开了。这一个月来我总想不通为何我会来到这里，思来想去，这个世界与我唯一有些许联系的，可能就只有小姐家中这幅画了。”

阮愉的眉头越皱越深。

上个月十八号，阮愉和林巧萍因捐献骨髓一事大吵一架，她眼睁睁看着自己所谓的妹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脑海里浮现的全是父亲死去时最后一刻的那张脸。有些恨仿佛深入骨髓，连理智都能被吞噬。她的亲生母亲哭着哀求，那一刻阮愉觉得自己的心冰冷得可怕。

上个月十八号，祝伊城在北平最有格调的茶馆天香馆内与人喝茶谈画，不料误闯入三楼某间雅阁，里面血流成河，一个人躺在血泊之中。他被指认为杀人凶手，百口莫辩，巡捕房的人来时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所在的雅间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认罪，千钧一发之际他身体一沉，不省人事。

“你说……这幅画是你在民国十六年时所画？”阮愉迟疑地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现在是几年？”

祝伊城仿佛被问到了，一时间竟无法回答。这个世界与他的世界有着某种相连的熟悉感，却又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这一个月来，他



努力让自己适应这里，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才勉强能去酒店洗漱休息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回到这里，想方设法地让自己能够回去。

阮愉的脑袋里一团乱麻，她知道这些对话有多荒谬，可潜意识里居然已经相信了他的话。她微微往前踱了一步，突然，原本安静的房间里响起电子钟的报时声。

——十二点整。

阮愉下意识地看向床头柜，再回过头去的时候，心里狠狠一颤。

眼前一片空白，整个房间除了自己之外，再无他人。

手脚刹那间冰冷，她的瞳孔猛地放大，房间里静谧得可怕，她颤抖着双脚走到方才他站着的位置，努力抑制住发颤的身体，触手什么都没有。

那个人就这样在她面前凭空消失了。

祝伊城的身体不过只有一瞬间的悬空，而后细细碎碎的脚步声便从耳边刮过，他捏紧手里的公文包环顾四周，正是一个月前天香馆出事的那间雅间里，地上用笔画了个大概的人形，想必是当时死者的位置，房门外隐约有路过的人影，但这个雅间却自始至终未曾有人进来。待到天黑，茶馆已然关门打烊，趁着夜深人静，祝伊城才暗自离开了天香馆。

已是深秋，萧瑟的道路上只余祝伊城一人，他穿过大半个城市，在即将踏入祝公馆的那一刻，有人在身后轻轻一拍他的肩，他扭头旋即瞧见了姐姐的贴身丫头香兰。香兰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查看四下无人，将祝伊城带到了离祝公馆不远的另一处别院。

这别院是当初姐姐祝天媛生日时祝老爷子买下来赠予她的，这些年她只偶尔过来，大多数时间都是空着的。

香兰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安顿好祝伊城后不一会儿工夫便没了踪影。

红棕桌上橘黄的灯光摇曳，他忽然想起那个世界，声色犬马，仿佛永远没有白天黑夜之分，以及那个在深夜里独自抽烟的女人。

翌日清晨，天还未亮，祝天媛便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祝伊城一夜未合眼，见到姐姐心下松了口气，在祝家，若说除了母亲之外还有谁是真心待自己的，那便只有姐姐了。

祝天媛见到他，心里又急又喜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，戳戳他的脑袋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一走了之？你不知道这叫畏罪潜逃吗？说吧，你这些日子都去了哪里？”

祝伊城面上始终带着笑意，心里却在想该作何解释。说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吗？祝天媛八成会以为他疯了。

“大姐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胆子小，当时看到现场乱成那样，哪还顾得了那么多，何况人又不是我杀的，我留在那儿做什么？正巧有友人约我出游我就去了呗，我以为这阵风头过了就好了，谁想这事儿竟然能闹得这么大。”祝伊城脸上露出一丝惯常的纨绔笑意，语气里竟是全然的不在意。

祝天媛深吸一口气，她这个弟弟的性子她是知晓的，从来觉得天塌不下来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往常仗着祝家还能到处游戏，可这回这事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摆平的。

“你大哥对你已经相当不满，伊城，这回是死了人，可不是你平常那些花花柳柳的事儿，你可知死在天香馆里的人是谁？”

祝伊城手里掂着一个橘子，摇头。

“是你大嫂的堂兄，林清平。”

祝伊城手上一顿，眉梢几不可见地微微一冷，身上依旧是那件许



久未换的黑缎长袍，整个人上下仿佛沾着露水，一身的风尘仆仆。

“大哥听说你身在案发现场却落荒而逃，气得大发雷霆，你总该回去同他解释清楚吧？”祝天媛为这个弟弟真是操碎了心。

“人又不是我杀的，我自当去跟大哥说清楚。”祝伊城霍地起身，说着便要出门。

祝伊城年少时虽然有些不服管教，离经叛道，但为人一贯光明磊落，祝天媛年长他几岁，几乎和他一起长大，自己的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她再清楚不过，可他再心胸坦荡，也敌不过旁人的恶意揣测。

他一下就看出祝天媛的担忧，总算是收起了那副毫不在意的模样，反倒宽慰起祝天媛：“大姐放心，我没杀人，我坦坦荡荡的，不怕巡捕房的调查。”

只是祝伊城没有想到，形势仿佛一张巨大的网，在他毫无察觉的时候，早已密密地织上。

这天祝家的大门敞开，里头显得格外热闹。祝家姐弟一进厅堂，才发现巡捕房的人早已候在了那里，祝伊城眼睛一眯，几乎在一瞬间就明白了大哥祝天齐站在了哪一边。

“看来大哥一早就知道我已经回来了，这下正好，趁着巡捕房的人也在，我把话和大家说说清楚，省得背上这不明不白的罪名。”祝伊城径直走到厅内离祝天齐最近的位置坐下，转手端起一杯茶。

祝天齐冷冷地瞧着他：“你平时没有规矩也就算了，竟然给我惹上了命案，你真认为祝家这个招牌能护你一世胡作非为？”

“大哥这是认定了命案与我有关？”

“伊城，这世上女人多的是，为兄我也料想不到，你居然会因为一个风尘女子惹下命案，你知道现在外头是如何传你的吗？说你为人